



刘耀辉

人生的价值

四川文艺出版社

人生的价值

刘耀辉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汪晓灵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人生的价值
作者 刘耀辉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渡口新华印刷厂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00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189千

书号：10374.304
定价： 1.90 元

目 录

张蓉芳春秋.....	1
神箭女.....	79
生活小溪里的一朵浪花.....	115
怪教授.....	132
美，青春的音符.....	157
惊涛中的一叶飞舟.....	183
血.....	197
“小官”风采.....	214
人生的价值.....	236
辛酉仲夏大水战.....	259

张蓉芳春秋

人生的节奏，总是一拍接着一拍，没有停顿。

——张蓉芳语

序

飞！

她在人生征程中又要起飞了。

体态丰腴、身着缀有“中国”字样运动衫的张蓉芳，已经不是十多年前“初出茅庐”的四川小丫头，而是功底厚实、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的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了。

再见，祖国！她同伙伴们在首都登上客机，飞离神州，穿越太平洋，直向正东飞去。

飞呵飞，公元一九八四年夏，“怪球手”张蓉芳和中国体育健儿们，降落在“天使之城”的洛杉矶。

望眼欲穿的洛城华侨们，伸出一只只黄肤色的胳膊，热

情地挽住从神州大地来的中华健儿，千言万语诉衷肠：

“我们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们让我们足足等了五十二年零四个小时啊！”

“我们盼你们、等你们来夺金牌——为中华民族扬威，为炎黄子孙争光！”

“夺金牌呀夺金牌！”

“……”

是啊，从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现在，在整整五十年的日子里，中国在奥运会史册上留下的是“无金牌的纪录”。如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国内到海外，炎黄子孙无不眼巴巴地盯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二名丫头，殷切期望她们通过鏖战获取象征国家强盛的神圣之物——金牌！

一场又一场艰苦的鏖战之后，举世瞩目的中美女排决战开始了！

中国队连胜两局。当第三局打到十四比九时，场上气氛非常紧张。经验丰富的美国队教练塞林格叫暂停，也要“黑珍珠”们回以“拼搏”。这时，张蓉芳在四号位轻吊夺回发球权以后，由三号朱玲换下了轮到前排的十一号郑美珠。此刻，前排的三名队员是：二号位梁艳，三号位张蓉芳，四号位朱玲。

十四比九了，这“历史性的一个球”，中国队员能定音吗？各种肤色的数万观众的沸腾声平息了下来，大瞪着眼睛。

中国队员杨锡兰发球后，迅速组织“防反”。梁艳沿网传了一个调整球，但见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疾速跑动，突地起跳，飞跃腾空……说时迟，那时快，身怀绝技的张蓉芳抖动神秘莫测的手腕，“砰！”球儿穿过“高手林”的缝隙，象闪电般

砸在美国队员身上，反弹到观众席上去了。得分！

于是，整个比赛结束了，中国队胜利了！“三连冠”的夙愿，在张蓉芳的“历史性的一击”中完成了！

于是，诗人狂喜的感情流动，张蓉芳竟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高大的美利坚失常了，

连丢三分！

而中国，

用东方的理智，

控制了整个战局，

一锤定音！

于是，张蓉芳成了各国记者们重点“进攻”对象。忠于事实的记者，也用诗人的充沛感情和丰富的想象，狂热地描述着她——

洛杉矶各报惊呼：“中国队长张蓉芳历史性的一击打下世界，中国女排获奥运会冠军！”“魔术师张蓉芳神秘莫测，专打怪球，落点极其刁滑，使高个对手无法防御。她成了民族英雄。”

共同社以最快的速度发电：中国女排取得了世界杯冠军，接着又取得世界锦标赛冠军，这次又在奥运会上取得了胜利，确实向人们证明了她们真正是世界第一。

第一局最后的争夺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关头……中国队利用了美国队接发球混乱的形势，以十五比三取得第二局……

(第三局)美国队顽强反击,夺回了四分,但是最后张蓉芳的一记重扣决定了胜负。

日本《每日新闻》的评论员以高亢的语言评论着:中国队压倒美国队!中国女排之强简直不能比……在第三局中,主将张蓉芳很活跃,从一比四起接连得了八分,在郑美珠发球的支持下,一气打到只剩最后一分,张蓉芳有力的一扣结束了战斗……在授奖台上,站在日本队员旁边的巨大邻人显得更加高大了。

纽约出版的《中国时报》(中文版),在作了现场描述之后,赠予桂冠:“大陆队在女排决赛中,演出了一场世界顶光水准的比赛,而大陆队的十二号张蓉芳在三局中四十九次扣球加虚吊,成功三十四次,防守中又奋不顾身抢险,频频化险为夷,是大陆队首号功臣。”

香港各报赞美:“中国张蓉芳一锤定江山。”“她一击定乾坤!”

台湾《民生报》也充满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大合唱”:“队长张蓉芳跳起扣球的一刹那,可以轻易转动手腕改变扣球方向,球迷叫她‘怪球手’。”

美联社、法新社等等,还在不停地抓住张蓉芳那“历史性的一击”发报……

“一击定乾坤”、“一锤定音”、“一锤定江山”、“民族英雄”、“首号功臣”、“一记重扣决定胜负的人”、“魔术师”、“怪球手”……还有什么美妙的帽子需要扣在她的头上?亲爱的各国记者、评论员和诗人们!

她,并没有看到、听到如此多的赞美词,她,也不想接

受这么多的绚烂夺目的桂冠。她说：“排球运动是一个集体项目，我离不开大家。”“我，是集体的一个小细胞。”“我是祖国的。”

她无心思、没工夫去考虑“毛毛”应该得到什么荣誉，在比赛场地，她和队员们正忙着完成抱头痛哭的“任务”呢。走进休息室后，就更忙了，张蓉芳不仅要在当队长的任期内完成当年孙晋芳当队长时没有完成的“三连冠”任务，而且还要完成孙晋芳队长没有完成的一项“神圣”使命——把教练扔到空中去！

来了，来了，她们的“指挥官”、“军师”袁伟民走进来了。他也很激动呀，然而他仍不失为“具有大将风度者”，“三连冠”后还是“胜似闲庭信步”地走进休息室……

反应敏捷的张蓉芳用模糊的泪眼“透视”到教练的身影。昔日埋下的“得‘三连冠’就要抛教练的夙愿”，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手！队长带头，忘了哭的姑娘们齐伸手——十多双手，以闪电般的动作，紧紧抓住了苦心培育她们的袁伟民的手、臂、腿、……当年，袁伟民在中国女排获得第一、二次世界大赛冠军时，有着很高的警惕性，没有被激动的姑娘们抓到手，更没有被抛过。此刻，也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他竟失去了警惕性，轻易地便遭受突然袭击了……队长张蓉芳喊口令：“一二……”队友们动作整齐，抛！姑娘们忘乎所以，将教练扔到空中去了。

邓若曾走进来，张蓉芳队长和队友们也如法炮制，抛！
随队医生走进来，照样抛！

还有什么人敢进来呀？亲爱的同志们啦！

张蓉芳终于在当队长的任期内，创造了孙晋芳队长没有的又一项新记录——抛！

张蓉芳和队员们发狂了！在美国的土地上战胜了“要金牌，不要银牌”的美国女排，赢得“三连冠”的胜利，为祖国争了光，又怎能不兴奋得发狂？多少年，多少代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人的夙愿，如今由她和“铁榔头”郎平等付诸实现，又怎能不激动得发癫？狂吧！癫吧！

凌晨一时许，张蓉芳和队友们从赛场附近登上汽车返回奥运村的时候，不狂也不癫了。“元老”张蓉芳深情地望着“妹妹”们，似乎在说，唱吧！

发自内心的歌声《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在车厢里回荡：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

“龙的传人”张蓉芳，是在“巨龙脚底下”成长为真格的誉满全球的“怪球手”、“魔术师”的。她能在我国排坛上成为“元老”和中国女子排球队队长，练出一身绝技，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在国际论坛上夺得“首号功臣”、“民族英雄”的桂冠，

究竟经受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流淌过多少回血？倾出过多少吨汗？留下了多少处外伤和内伤？走过多少艰辛的路？这一切，外人并不知晓。知道和看见的，只是她在网前腾空一瞬间的优美造型，和她击出的“怪”球，以及球儿在对方空档处“开花”的绝妙图画。

而她，从蓉城家乡到首都，到洛杉矶，走过一条漫长的路，艰辛的路。那一串串脚印，记载着她的欢乐，幸福，也记载着她的忧愁，痛苦……

锦江水，环绕四川西部平原的成都，缓缓地流淌着。沿江的柳枝儿，摇曳着轻盈的身姿。

“呱，呱……”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成都市成平街的一个清寒的家庭里，一个婴孩坠地了。

“取个啥名字呢？”婴孩的妈妈高青莲望着丈夫。

“等我想想。”丈夫张凌云在蹙眉思索。

高青莲是成都一家小吃店“龙抄手”的服务员。丈夫张凌云刚刚在郊区沙河工程处就业，当工人。全家十一口人，每人平均生活费只有六元五角。家境的困窘艰难，并没有使父母失去对女儿前途的美好向往。

“取名蓉芳，好吗？意思是，芬芳满蓉城。”张凌云对妻子说。

“要得，就叫蓉芳吧。”青莲满意地点着头，脸上泛露着笑意。

张家共有七个兄弟姐妹，蓉芳排行老四。她刚出世，营养不足，身子不好，成天咳喘不止，是个“小胸包儿”（小儿支气管炎严重的人）。因家贫，无钱送医院诊治，妈妈便到处求良方、偏方，竟把“小胸包儿”的病治好了。

小蓉芳爱跳，爱跑，身体渐渐长得强壮起来。她五、六岁的时候，妈妈里里外外忙，便教她做家务事。聪明能干的小蓉芳很懂事，常常帮助妈妈洗菜、扫地。小蓉芳长到七岁左右的时候，已能挑盛四、五十斤重水的水桶了。

蓉芳性格倔强好动。她进入新华东路小学后，挑盛四、五十斤重水的水桶不再满足了。放学回家，她要挑百斤大桶。

妈妈爱怜地望着十岁多的小蓉芳，阻止说：“一百来斤哟，你挑不得。”

“不！我偏要挑嘛！”蓉芳噘起小嘴，拉起百斤大桶就跑。

妈妈急了，跟在蓉芳后头追撵：“死丫头，要不得。回来！”

小蓉芳那“飞毛腿”跑得风一般快，边跑边回头：“我能挑！哈哈……撵不上哟。”

她挑水回来了，闪悠闪悠地开着小跑，手甩圆了，短发丝儿在脑后飞舞。

妈妈痛心地望着满头大汗的女儿，说：“丫头！压断你的腰杆才安逸！”

爸爸回屋后，妈妈气呼呼地说：“这女子硬是个犟拐拐哟！十多岁的女娃儿挑百斤大桶！”

爸爸笑，妈妈笑，“犟拐拐”也“噗哧”地笑出了声。

蓉芳倔强好动，给父母增添了欢乐，也带来了不少的忧虑和烦恼。她放学后，停不住，时而跳绳、踢毽子和打羽毛

球、乒乓球，时而跟男孩子进行翻墙、爬树比赛。一天，小学老师跑到家门口来通知家长高青莲：“你那女儿爬上房罗！勇敢倒是勇敢，可真危险呀！”“唉！”妈妈叹着气，又觉着孩子可爱：是个小运动员哩。

蓉芳爱劳动，鞋子磨损凶，一个多月就穿烂一双鞋，有时个把月脚丫子就顶出头了。

这天，她喘着粗气，光着脚板儿，手里提着穿洞的烂鞋子回家。进屋后，她把烂鞋“刷”地甩到房角，噘起小嘴对妈妈吼：“妈！看，你做的鞋子太不经穿啦。人家都穿胶鞋，给我买一双嘛。”

妈妈从灶房出来，见蓉芳满头大汗，一身土，赶忙解下围腰给女儿拍土，说：“哎呀呀，半年不到，你就穿烂三双鞋罗！蓉芳呀蓉芳，你成天跳绳呀，打游击呀，翻墙爬树呀，哪象个女娃子哟！”

“快买胶鞋呀，妈妈吔！”蓉芳撒娇地说。

妈妈没多余的钱给女儿买胶鞋，眼眶湿润了。一月几十元的收入，那么多张嘴，哪能随便开销哩。妈妈扭过头，直擦泪。

蓉芳理解了母亲的难处，从此再不向妈妈提买胶鞋的事。

在学校，蓉芳也很懂事，有时还要打抱不平。一次，有个身高体壮的男同学要欺侮一个瘦弱矮小的女同学。仗义的蓉芳举起小拳头，大怒：“你敢欺侮人？”那个比她高的男同学被这威严的吼声和小拳头吓跑了。

蓉芳渐渐迷上了游泳，但是到游泳池游泳得穿游泳衣。她见同学们有五颜六色的游泳衣，而自己却没有，怎么能一道去游泳哩。

她回家后，坐在凳上发愣。家里生活不富，过去买胶鞋的事儿怎能忘记啊。可那游泳的事儿又怎么办呀？当妈妈回屋后，她止不住“哇”地哭了。

妈妈疼爱女儿，知道蓉芳要游泳衣，亲昵地说：“莫急呀，想办法嘛。”

沉思了一阵，妈妈从衣柜里翻出一件旧花布衣裳，改缝成一件游泳衣，递给女儿。买门票要钱呀，妈又从抽屉里拿出点钱塞进她的衣包。

蓉芳急了：“妈！我不要。这是买菜的钱呀。”

“拿去买门票吧，家里吃俭省点儿就行了。”妈妈说。

“妈妈地，真是好妈妈！”蓉芳冲进妈妈怀里，“我呀，一定好好练，游个冠军给妈妈看！”

“冠军？好，冠军！”妈妈爽朗地笑了。

妈妈自然爱冠军。

二

象蝴蝶迷恋花丛那样，小蓉芳恋上了体育运动。十三岁那年，她迈开了稚嫩的双腿，要冲撞体育运动“大门”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浪高一浪地进行。

当批“走资派”、“反动权威”、“黑尖子”的大字报充斥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批斗声浪震耳欲聋的时候，后门人民体育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四川女排二队的教练员袁福征似乎不合时宜地用全副精力，汗流满面地在场地上训练着青年运动员。蓦地，迎面闯来两个陌生的小女孩。

“找哪个？”袁教练问。

“找教练。”个头略高些的女孩说。

“我就是。什么事？”袁教练瞧着另一个个头稍矮一点的小女孩问。

“这……”个头稍矮的小女孩，脸蛋羞得通红。

个头稍矮的小女孩，就是张蓉芳。前些天，她的姐姐的一位同事到张家玩，见到蓉芳后说：“你长得很高嘛！省体工队青训队要招学员，你去试试吧。”蓉芳答道：“让我一个人去，太不好意思啦。邻居的一个女孩比我还高，我跟她一块去。”……四川省体工队的夏翔来到新华东路小学，发现张蓉芳身体素质好，建议她迅速到人民体育场找教练……

当张蓉芳说明来意后，袁教练便比量着两人的身长，张蓉芳是一米六五，另一名女孩是一米七〇。

袁教练向张蓉芳不停地下令：“跑！”“快跑！”“跳！”“再跳！”

测试完毕，袁教练问张蓉芳：“你在哪个学校念书？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蓉芳，在新华东路小学戴帽初中班念书。”停了停，她胆怯地问，“教练，我不行吧？”

“不！你下星期再来复试！”袁教练明确地答道。

“教练！我一定来！”小张高兴得跳了起来，挽起伙伴的臂膀，飞也似地跑了。

袁教练望着小张边跑边跳的调皮神情，回味着适才间初步观察的印象：这女孩虽说个头不算理想，但体形好，身体素质好，弹跳理想，动作机敏。更重要的是，她感到从小张身上透露出一股说不出的运动员特有的气味。她在细细琢

磨着，思索着。此刻，袁教练心中的根根丝弦，好似被倏地闯来的一头小鹿给拨动了……

袁福征是解放后西南女子排球队的第一批队员。如今，当上了教练，心更紧密地系在了祖国的排球事业上。她常想，党和国家指示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体质，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向世界高峰挺进，为祖国争光。虽然自己不能再上球场扣杀、扑救了，可有责任为祖国发掘、物色排坛上的颗颗珍珠，培养新秀啊！她呆呆地望着小张远去的背影，一丝朦胧的思绪在心中缓缓升腾：难道她，就是一颗珍珠吗？……袁教练懂得，过早地主观断定谁是将来排坛发光的珍珠，是不恰当的。因为本人的努力，组织上的重视，教练们的培养，一环也不能缺少。即使是一颗珍珠，那上面沾带着的泥沙，也得有人去擦拭啊！……袁教练望着小张的影子渐渐消逝了，又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远处，横七竖八的大字报在抖展着威风：“不许以体育冲击革命！”“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体育权威！”

她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唉……

三

十三岁的张蓉芳似乎是幸运的，撞对了“庙门”。慧眼识才的袁福征教练看中了她，欣赏她头脑机灵、动作敏捷和身体素质好，逢人便讲：“小张是棵好苗苗，我要定了！”

于是，张蓉芳成了四川省体工队青少年训练队学员。

对于小张来说，她永远难忘这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她，

从新华东路小学的初中戴帽班，闯入了体育大门。

青训队分班时，袁教练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彩问：“小张！学打排球，愿意吗？”

“随便。我啥都不会，学啥都行。”张蓉芳腼腆地说。

“我需要你肯定的答复，愿意？还是不愿意？”袁教练收敛了笑意，严肃地追问。

“愿意！很愿意！我跟教练学打排球！”张蓉芳刀切斧砍地答道。

“好，定了！”袁教练象是完成了一项庄严神圣的使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青训队排球班还有另一名教练，叫何治华。袁福征同何治华经过磋商后确定，张蓉芳分在袁福征负责的那个训练小组。

张蓉芳尽管是排球班年岁最小，个子最矮的，但她在最初的身体素质训练中十分刻苦。她跑呀，跑呀，拼命地在训练场奔跑。阶段测验，她名列前茅。

练弹跳时，张蓉芳不仅在训练场一个劲儿地跳，而且回运动员宿舍的路上竟象青蛙一样不停地蹦蹦跳跳。假日回到家里，她的大脑细胞仍沉浸在跳的海洋中。她跳进大门了，跳到凳子上。她想跳上桌子，双腿微曲着。力，就要爆发了。妈妈着急了，喊着：“蓉芳，费头子（顽皮的孩子）！谨防摔断腿！”

“妈妈地，你别打岔呀！我是在做功课，练弹跳嘛。”张蓉芳一边解释，一边跳上了桌子。

“喔呀呀，小鸡儿飞上树，妈妈也不能管啦。呵，妈懂了，蓉芳你是在做功课，有道理，有道理。”妈妈眉开眼笑地盯着一只雏燕在起飞。